



康·斯塔紐柯維奇著 張 馨譯

黑孩子馬克西姆卡

少年兒童出版社



黑孩子馬克西姆卡

伊林斯基著 洪深譯

黑孩子馬克西姆卡

康·斯塔紐柯維奇 著

張 馨 譯

符·施契格洛夫 畫



少年兒童出版社

К. Станюкович
МАКСИМКА

Детгиз 1951

書號：譯 0023

黑孩子馬克西姆卡（高） 定價2,600元

作者	康·斯塔紐柯維奇
譯者	張馨
繪圖者	符·施契格洛夫
校閱者	李 儂 民
裝幀者	馬 如 瑾
出版者	少年兒童出版社
	上海延安西路一五三八號
印刷者	導文印刷廠
	上海威海衛路357弄
總經售	新華書店華東總分店
	上海南京西路一號

字數 24255 1953年10月初版 印數 1—12070

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 出零壹肆號

關於作者的話

這本書的作者康·斯塔紐柯維奇，生在一八四三年，死在一九〇三年，是舊俄一位有名的作家，作品中專門寫海洋上的生活。

他一生的大部分時間是在海洋中度過的。他曾經到過許多遙遠的地方，一面航海，一面寫作。他在作品當中，憤怒地寫出滿裝黑奴的美國船，怎樣幹着販賣人口的齷齪勾當；他寫出西歐和美國的侵略者，怎樣在殖民地國家裏統治和壓迫人民；他也寫出俄國水手的愛國精神，以及他們彼此之間的真摯情感。

他的作品很多，本書是他的成功作品之一，裏面寫俄國水手們怎樣熱愛一個曾受美國船長虐待的黑種孩子，發揚了人道主義和國際主義的精神。最近蘇聯已根據這個故事，拍成一部電影了。



船鐘才敲過。大西洋上，
正是一個美麗的熱帶早晨的六
點鐘。

在極高極高而又柔和透明的
蔚藍天空裏，有些地方覆着
雪白花邊似的小羽毛狀的白
雲，太陽那熾熱耀眼的金色火
球，正沿着天空很快地上升，
給佈滿細浪的洋面洒下了愉快
的光點。遠處地平線的淺藍框
子，把海洋無窮無盡的遠方圍
住了。

四周非常靜。

只有有力的淺藍波浪在陽光裏閃着銀色的尖頂，一個趕着一個，有節奏地發出親切的、幾乎是柔和的細聲，好像在低聲地講：在這一帶靠近赤道的緯線上，永生不滅的海洋老人總是心境愉快的。

他好比一個溫和體貼的保護者，小心地把海船抱在自己龐大的胸脯上，不讓水手們受到暴風驟雨的威嚇。

四周空空的！

今天看不見一面白帆，看不見地平線上有一縷煙。海上的大道寬極了。

偶然，飛魚的銀鱗在陽光裏一閃，正在嬉游的鯨魚探出了黑背脊，大聲地放出一股噴泉，黑色的軍艦鳥和雪白的信天翁在高空飛翔，灰色的小海燕掠過水面，飛向遙遠的非洲和美洲海岸，接着又是空空的了。又是那嘩嘩響的海洋，又是那太陽和天空，這些都是光亮的、柔和的、溫順的。

一隻俄國的軍用蒸汽帆船「薩比亞卡號」，在洋面的波浪上輕輕地搖擺着，很快地向南開，離北方越來越遠了。

「薩比亞卡號」船身不大，全部是黑色的，又堅固又美麗，三根高桅杆微微向後傾，從頂上到底下掛着船帆。那時候正刮着和緩的順風，是一年到

頭始終不改變方向的東北風。帆船微微側着臨風的那一面船舷，用一小時七、八海里（註二）的速度向前航行。「薩比亞卡號」帆船輕巧地越過一個個波浪，用它尖銳的分水器劃開波浪，發出輕微的響聲，分水器四周，水湧起了泡沫，接着又碎成鑽石粉末似的水花。波浪愛撫地舔着船身；船尾拖着——一條銀色的寬帶子。

甲板上下正在進行每天早晨的清洗工作，和升旗前——那就是說早晨八點鐘前的整理工作，到八點鐘，戰船上一天的生活就要開始了。

分散在甲板上的水手，穿着藍色寬背領的白色工作服，露出肌肉發達的晒黑了的脖子，光着腳，褲管捲到膝蓋上，正在洗刷甲板、船舷，擦亮大砲和銅具——總之，他們用水手們打掃船隻時所特有的、毫不苟且的注意力，打掃「薩比亞卡號」。

他們不時地跑到船頭，到水桶和掛火捻子的木箱那兒去，很快地吸上一筒烈性的馬合煙（註二），交談幾句話。接着他們又去洗擦銅器，擦亮大砲，

（註一）一海里等於一八五二公尺。

（註二）一種烈性的劣等煙。

洗淨船身了。當他們看見又高又瘦的大副走過來時，活兒就幹得更起勁，那軍官打一清早就在船上奔忙，這兒瞧瞧，那兒望望。

值班的軍官是個金黃頭髮的小伙子，從四點到八點是他的班兒，他在開始值班的頭半小時，早就不再打瞌睡了。他穿了一身白衣服，在司令台上來回地走，吸滿一胸膛還沒有被火熱太陽晒熱的清早新鮮空氣。和風愉快地撫着這年輕中尉的後腦。他停下來看看羅盤針，——看舵手有沒有依照羅盤針指示的方位掌舵，或者看看帆——看帆的位置正不正，或者往地平線那兒看看——看什麼地方有沒有烏雲。

但是一切都很好，在這樣美麗的熱帶，值班的中尉幾乎沒有事情做了。

二

忽然坐在船頭甲板上望着遠方的值崗員，發出驚慌而響亮的喊聲：

「海裏有人！」

水手們立刻拋下工作，又驚慌又着急地奔到船頭，瞪着眼睛朝海裏看。

「人在哪兒？哪兒？」四面的人都問值崗員，值崗員是個淺黃頭髮的年

輕水手，他的臉色忽然變得和夏布一樣白了。

「喏，」這水手用哆嗦的手指示着。「現在看不見了。剛才看見的，弟兄們……他抱住了桅杆……是縛在上面的還是怎麼的，」水手激動地說，企圖用眼睛找出他剛才看見的人，但毫無結果。

值班的中尉聽見喊聲，抖了一下，他急忙把眼睛湊到望遠鏡上，再把望遠鏡對準船前邊廣大的洋面。

信號手也拿着望遠鏡向那兒望。

「看見沒有？」年青的中尉問。

「看見了，大人（註）……請往左面一點看看……」

這會兒中尉也看見了，在波濤之中有一截斷桅杆，那上面有個人影。於是他盡力用尖而抖的聲音又急又激動地喊：

「吹哨叫大家到上面集合！收起風帆！放下小艇！」他又回頭對信號手緊張地加上一句：「盯住那個人！」

「大家都到上面來！」水手長吹了一陣哨子以後，啞着嗓子大聲喊。

（註）本書寫的是舊俄時代的事情，那時候下級對上級稱大人，表示尊敬。

水手們像瘋子似地向自己的位子衝去。

船長和大副已經跑上了司令台。睡得迷迷糊糊的軍官們一邊走一邊穿衣服，從船梯走上甲板。

大副像平時召集全體水手作緊急工作那樣發出命令，他的響亮乾脆的命令剛一發出，水手們就熱烈地以最高速度來完成它。在他們手裏，一切工作都很快地進行起來，每個人都彷彿懂得每秒鐘多寶貴。

還不到七分鐘，除兩三個帆以外，幾乎所有的帆都收起來了，「薩比亞卡號」停下來，在洋面上搖擺，一點也沒有前進。裝着十六個划手和一個掌舵軍官的小艇下了水。

划手們用全力划槳，趕去救人。

但是在停船的七分鐘裏，船又走了一海里多路，上面縛着人的斷桅杆在望遠鏡裏已經看不見了。

但是靠了羅盤針的指示，還是把桅杆原來的方位找到了，小艇就離開大船，照着這個方向駛去。

水手們都瞧着小艇離開。小艇變得像個很小的殼，一會兒在海洋的巨浪

頂上出現，一會兒又隱沒在浪頭後面。

小艇很快變成了一個小黑點。

三

甲板上靜靜的。

只是偶然聽見水手們小聲地交談幾句話：

「一定是沉船上的小水手。」

「這兒船不容易沉。一定是一隻很壞的船。」

「不，看樣子是夜裏撞上了別的船……」

「要不就是失火燒掉了。」

「只剩下了一個人，弟兄們！」

「也許別人坐救生艇走了，把他給忘了……」

「他還會活着嗎？」

「水很暖和，也許還活着。」

「這是怎麼回事兒，弟兄們，鯊魚怎麼沒吃掉他？……」

三刻鐘在大家痛苦的等待中過去了。

最後，那個一直用望遠鏡探望着的信號手，快活地喊起來：

「小艇回來了！」

小艇駛近的時候，大副問信號手：

「救來的人在艇上嗎？」

「看不見，大人！」信號手的回答已經不大快活了。

「看樣子是沒找着！」大副走到船長身邊說。

船長在司令台上踱來踱去，不時地停下來看看駛近的小艇。後來他拿起望遠鏡望望，雖然沒望見遇救的人，但是他看見掌舵軍官那種安詳愉快的臉色，斷定了救來的人在艇上。

船長的臉上也露出了欣慰的笑容。

再過幾分種，小艇已經駛到船舷旁邊，連艇帶人一起被抬上了大船。

划手們隨着軍官從艇裏出來，划手們個個累得滿臉通紅，滿頭大汗，費力地喘氣。遇救的人也被一個划手攙着走到甲板上來，那是個黑種孩子，大約十歲，十一歲光景，穿着一件只遮住一半身子的破衣服，渾身都濕透了，

他的身子又瘦又乾癟，黑得發亮。

他勉強站住腳，全身發抖，睜着兩隻深凹的大眼睛，眼睛裏閃着無知的快活光輝，同時又懷着疑慮，好像還不相信自己已經遇救。

「從桅杆上拉下來的時候已經半死了，好容易才救活了這可憐的孩子。」坐在舵旁的軍官告訴船長。

「快把他送到醫務艙去！」船長下令說。

孩子立刻被送到醫務艙裏去，在那邊，人家把他的身子擦乾，放在床上，蓋上被，醫生開始給他診斷，接着往他嘴裏倒了幾滴白蘭地酒。

他狠狠地嚥下液體，又指着嘴，眼巴巴地看着醫生。

上面船帆已經掛好，五分鐘以後，「薩比亞卡號」又往原來的方向駛去，水手們也繼續幹他們中斷了的活兒。

「救來一個黑孩子！」從四面傳來水手們快活的聲音。

「弟兄們，瞧他多瘦呀！」

有幾個人跑到醫務艙去打聽黑孩子的情況。

「大夫在瞧病呢。大概會好的！」

一小時後，瞭望員柯爾蘇諾夫帶來了消息，說大夫餵黑孩子幾匙熱湯，黑孩子就睡着了……

「弟兄們，湯是廚師特地給黑孩子燒的，清湯，裏面什麼也沒放，像米湯似的，」柯爾蘇諾夫興奮地繼續說，一邊暗自得意：像自己這麼一個出名的愛撒謊的人，現在人家竟會相信他，而且自己這一次竟會沒有撒謊，大家也居然會聽他的話。

接着他好像打算好好利用這個對他說來是很難得的機會，急急忙忙地說下去：

「弟兄們，看護長說他餵黑孩子吃東西的時候，黑孩子用自己的話囉囉嘰嘰地不知說了些什麼，意思大概是：『再給我一點湯吧，』，他竟想搶去大夫手裏的碗……可是沒人答應他：意思是，小兄弟，一下子吃不行……要吃死的。」

「黑孩子怎樣了呢？」

「沒什麼，他安靜了……」

這時候船長的通訊員索依金，抽着船長剩下的雪茄煙頭，走到水桶旁邊

來。大家的注意力立刻集中到他身上了，有人問：

「索依金，你沒聽說以後把黑孩子送到哪兒去嗎？」

索依金大模大樣地噴了一口雪茄煙，學着有某種知識的人的權威的聲

調：

「到哪兒去？等咱們到了希望角，把他扔在那兒就得了。」

他把好望角（註）叫成「希望角」了。

接着他嚴肅地沉默一會兒，仍舊那麼神氣地說：

「這麼個不信教的黑孩子，還要把他怎樣？他根本就是野人。」

「不管野人不野人，總是上帝的孩子……得憐惜他！」老木匠查哈里奇

說。

查哈里奇的話，大概在吸煙的人羣裏引起了一致的同情。

「那末，怎麼把黑孩子送回家去呢？大概他也有爸爸和媽媽！」有人說。

「希望角黑人很多，總會有人知道他是哪兒來的。」索依金回答，一邊

抽完煙頭，走出了人羣。

（註）好望角是英屬南非聯邦的一個海角。

說。

「不過是個通訊員，自己還以為了不起呢！」老木匠在他背後氣呼呼地

四

第二天，黑孩子身體雖然還很弱，可是病已經好多了，連好心的、上了年紀的胖醫生也帶着明朗的笑容，慈祥地拍拍孩子的臉蛋兒，給了他滿滿一碗肉湯。他看着黑孩子怎樣狼吞虎嚥地喝完湯，又怎樣用凸出的黑色大眼睛感激地對他看了一眼，黑眼珠在眼白裏閃着光。

後來醫生想要知道一下，孩子怎麼會掉到海裏去，他挨餓挨了多久。可是事實證明，和病人談話根本不可能，醫生做手勢來表示也沒有用。看樣子黑孩子的英文雖然比醫生的好點，可是他也和這位可敬的醫生一樣，只會說幾十句很勉強的英文。

他們誰都聽不懂誰的話。

於是醫生就叫看護長去請年輕的海軍少尉。軍官艙裏的人都把少尉叫作「彼津卡」。